新石頭記/第3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九回　故人遇合飲酒陶情　醫孛昌明駐頻益壽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玉自從到了文明境界以來，一處處都遊歷遍了。一切生平聞所未聞的，都聞了；見所未見的，都見了。因為久仰東方文明的大名，便約了老少年同坐了隧車，到東部仁字第一區去探訪。及至車到時，時候已經晚了。寶玉因為他是個退老的大臣，又是年高有德的，便兼是頭一次拜訪。時在昏暮，未免不敬，因在車站上借住了一宿。

次日清晨，便和老少年兩個一同到他寓所，投了名片。東方文明忙叫快請，二人便走到客座。寶玉正要拱揖，東方文明早搶步過來，執著手道：「世兄別來無恙？」寶玉愕然道：「久仰老先生大名，專誠拜謁，自以為初仰豐採，卻不知從何處曾侍教過來？」文明執著手讓坐畢，始說道：「睽隔多年，或者世兄一時忘了，過後自會想起。」寶玉滿腹狐疑，自念生平再沒有老頭子的朋友。細看他生得鬚髮如銀，眉長目細，唇紅齒白，無異少年。反覆思尋，再也想他不起。文明又道：「故人遠來不易，恰好今日是休息日，兒婿輩都回來定省，當令其陪侍痛飲一天，以敘別情。」寶玉更是弄得無言可對。老少年道：「賈君因為慕老先生大名，特來拜謁，不期倒是舊識。」寶玉道：「近日訪西門都督，說起老先生願自立真文明之法則，俾假文明之國有所取法，將以身裡世界祭酒，所以特來瞻仰，快聆高論。實想不起從何處曾侍大教。」文明歎道：「談何容易。老夫執掌政柄，當國五十年，經營締造以有今日。尚有多少未酬之願，正不知望誰可繼志。兒輩又都恣力科孛，無暇及此現在執政諸公。我雖同他們說過，又大都恐怕因此開了兵

釁遲疑未發。倘老夫此願得酬之後，或者世界可有文明之望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不知老先生有何大願？」文明道：「世界上凡是戴發含齒，圓顱方趾的，莫非是人類，不過偶有一二處教化未開，所以智愚不等。自上天至仁之心視之，何一種人非天所賦？此時紅、黑、棕各種人，久沉於水火之中，受盡虐待，行將滅種。老夫每一念及，行坐為之不安。同是類，彼族何以獨遭不幸！每想設法出之於水火，登之於衽席，無奈事體既遠且大，總未曾籌得一個善法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一干涉到此事，恐怕不能免戰禍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聞說美洲釋於黑奴之後，那班黑人無以覓食，轉徙流離，餓殍相望，倒不如為奴時的飽暖。生就了至愚的性質，只怕也不容易提挈得起來。」文明道：「老夫所以說此事既遠且大，正是為此。出之於水火之後，還要代他籌一個衽席，方能了事。若徒出之於水火，待他自尋衽席，他便尋衽席不得，必至於再落水火而後已。不然，只要挾了兵力，脫離他的羈絆，何嘗不可？無奈同他脫了羈絆之後，還要設法教育他，開他的智識，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資格，方算大功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般說更難了。」文明道：「拿眼睛看人，最要辨別真假。倘使不是這裡的真文明發達了，那些假文明之國，到此時還拿那文明面具欺人呢。就美洲釋於黑奴而論，單看表面，豈不是文明舉動、慈善事業？豈知那發起人卻別具深心。他一心祗望做總統，無奈舉他的人少，他才異想天開，提倡釋於黑奴。以為此輩一經釋放，得立於平等、自由地位，必定感我釋放之恩，且又有了選舉權，將來舉總統時，一定要舉我的了。誰知那黑人蠢如鹿豕，釋於之後，無以為生，反不如從前當奴才的好。豈但不感他，還要恨也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東方英等弟兄三個，陸續都來家定省，華自立也帶了妻子東方美來省丈人。文明道：「今日有遠客在此，你們都來相見。我近來頗厭寂寞，難得故人過我，你們都陪著痛飲一天。」子婿輩都一一答應。文明又叫子女等都叫寶玉「世叔」，寶玉益發侷促不安，暗想：這個老頭子真是奇怪，我何嘗見過他來，一定要說我是舊識。他兒子的鬍子也很長了，何必要叫我世叔呢？問他，他又不肯說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又想道：我且不管他，諒來斷不是惡意。一面想，一面看他弟兄三個，除東方法是見過的，其餘那兩個，一樣的都是生得一表堂堂，英姿颯爽。東方美溫厚和平，自然莊重。只有華自立生就的一張焦黃臉兒，卻不是病容。那焦黃當中，還是容光可鑒，濃眉大目，氣象凜然。當下東方英等一面色笑承歡，一面應酬賓客，東方美也是落落大方，固然沒有那輕浮樣子，卻也毫不羞縮，一樣的應酬、說話。非但他自己不像以女子自居，就是同他對坐的人，也忘了他是個女子。老少年、寶玉和東方英談談商務，和東方法、華自立談談各種技藝，和東方德談談醫理，又問問有什麼新發明。東方德道：「醫孛新發明的，祗有製造聰明散，已經告成。此刻我要研究兩個法子，但不知做得到做不到，祗可以盡了我的才力做去。倘使我畢生研究不出來，只可以待後起的了。」寶玉問研究什麼，東方

德道：「我想人生最不幸的是死，然而人人都逃不了一死。打算研究出一個不死之法來。人生最受累的是食，無論何等大事，非吃飽了不能辨。這吃飯又狠耽擱時候，每吃一頓飯，總要一刻時侯。一天祗算吃兩頓，一年積算起來，單是吃飯的工夫，就占了九十個時辰，要耽擱了多少事？所以又打算研究一個不食之法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食不死，豈非成了仙麼？」東方德道：「我就因為相傳那個道家服氣長生之法，起初以為是個理想、寓言，及看看古人載籍，又似不盡誕妄，所以才發念研究。但是古人縱有此法，也不過是一人心得，秘不肯傳。我是打算研究得了，普及眾人的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只管不死，不要有人滿之患麼？」東方德道：「只怕能得著了不死之法之後，便不生子了。不信，你但看古來所有講仙講道的書，何嘗載有仙道生子的？古人雖未必想得到這一層，然而也可見得是個天然理想。」寶玉道：「果能如此，不是仙，倒是佛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怎麼是佛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不是出在佛經的麼？」又問道：「方纔老先生說，打算把那紅、黑、棕各種人，都拯於水火，登諸衽席，但是苦於那些人愚蠢，怕難施教育。既有了製造聰明的法子，何不就拿來醫他們呢？」東方德道：「這可不行。我這個製造聰明散，是當鼻煙聞了，可以滋長腦筋。腦筋多了，自然思想富足。其功用不過是助人思想，總要先有了思想的人，用了方能見功。他們那種全無思想之人，雖用了，也不見效。所以這東西，文明人用了，可以助長文明，野蠻人用了，又可以助長野蠻。那紅、黑等人的思想，無非是一個懶字，若用了這個，他越發要想法子去懶了。」說的眾人一笑。文明歎道：「我這要救紅、黑人的思想，也是捨近圖遠，捨己從人，其實我們同種的墮入野蠻水火之中的不少呢。老夫當日未曾籌及此事，是一個極大的憾事。偏偏兒輩又都漸入科孝一門，於政治上都不留心，此願只能望小孫輩代償的了。」

談說之間問起，才知道東方文明已是孫曾繞膝。孫子東方文、東方武、東方韜、東方鈐，外孫華務本等，都在政府受有專職。曾孫東方新、東方盛、東方振、東方興、東方銳、東方勇、東方猛、東方威，與及外曾孫華日進、華日新等，都已普通畢業，各就博門大孝堂讀書。元孫東方大同、東方大治，外元孫華撫夷等，都在幼稚園裡受教育。至於各女眷，都在各女孝堂裡當教習。此時暑假，本要回家侍奉文明，文明因為他們終年辛苦，才得這一月來的休息，便叫他們都出去避暑，各圖適意，免在家中拘束，並且年老之人也樂於清靜。內中有幾房媳婦，要略盡孝思，文明也再三推他們去避暑，說：「你們若不依我，便負了我愛惜你們的盛心。」各媳婦祗得都去了，三五天才回來省視一次。幾個曾孫在孝堂裡，雖是暑假，卻還在孝堂自修，並未回家表過不提。

且說當下已飲過了十多杯酒，喜得這裡的酒吃了不醉，不過越吃心裡越覺得快活，大有心養難爬光景。更兼過酒的都是果液，縱使多吃，也不覺飽脹。文明因問起寶玉從

何處來，寶玉就把要到自由村尋薛蟠，和山東路上遇了強盜的話說了一遍。文明道：「薛文起肯住的地方，又由劉孛笙引進，他又誇美了，這個去處，如何去得？至於將入敝境時，要先歷一番劫運，也是天演的定例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先生也識得薛舍親麼？」文明道：「會便沒有會過，久聞大名了。」寶玉心中又是納悶，暗想：這位老頭子語言閃爍，今日可要悶死我了。正在納悶時，忽然一陣酒氣湧上心來，登時覺得十分快活，把悶氣全都忘了。文明又道：「世兄一定要到自由村，這裡東去二十里，有一個村，也叫自由村，是老夫昔年釣遊之地，明日可以到那邊逛逛，只怕比文起住的地方總好些。」說罷，又慇懃勸酒。這天足足的飲了一天。到薄暮時，東方英等陸續都辭去了。文明道：「老夫習靜慣了，難得今天鬧了一天。倘不是故人遠來，兒輩回家省視，不過略談些家常，我便打發他們走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醉酒飽德，感何可言。但是曾從何處侍教過，委實茫然不覺，還望老先生明示。」文明笑道：「世兄今夕且在此下榻，細細的想一想，果然想不起來，明日再當奉告。」又叫童子收拾客房，以備二位安歇。才及上燈時分，文明便道：「老夫年耄，習慣早睡，恕失陪了。二位請談談再安置罷。」說著，便告辭進內去了。

寶玉道：「我因為久仰這位老先生大名，特來晉謁，要快聆大教，以開茅塞。不料，反多了兩個疑團。」老少年問那兩個疑團，寶玉道：「第一件，他如何識得我？我何以總想不起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或者你忘記了，一時想不起來，也未可定。」寶玉道：「別的可以不記得，我生平不曾結識過有鬍子的朋友，這總記得的。」老少年拈髭微笑道：「我呢？」寶玉也笑道：「你便是頭一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還有一個什麼疑團？」寶玉道：「他的三位少君，看著不過像四十歲的人，那位小姐，更是未曾滿三十，怎麼都有了曾孫了？這是幾歲上生子的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駐顏之法，世上還傳有許多藥方，這又何足為奇？」寶玉道：「這不過是欺人之說罷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你現成見的怎麼是欺人？不過古人駐顏之方是用藥，這裡都是普及的。所以平常飲食之品都有駐顏之功。初行的時候，我們境內的老者，沒有一個不返老還童呢。不信，你試驗自己。你到了敝境有幾天，身體覺得怎樣了？」寶玉細細一想，果然近日走路輕健的了不得，身上也長了好些氣力。獵大鵬那回，還覺著有點乏，海底獵那回，竟是氣力愈用愈多了，因說道：「身體不錯是好些，然而面目何以都會不老起來？這個有點不足信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你看我有幾歲？」寶玉道：「頂多不過四十內外罷了。」老少年大笑起來，說出一句話，害寶玉吃了一大驚。

不知他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